

再造傳統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的新圖像

陳以愛*

臺灣東海大學

一、前言：一所有傳統的大學

1955年創辦的東海大學，是臺灣第一所推行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現譯通識教育）的學府。六十年前在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支持下，其創校理念是創建一所小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學校創辦之初，具有高度理想性，反對專門教育、職業教育，認為全面的人格教育、文理均衡教育、勞作教育，才能培養出民主社會的「公民」（陳以愛，2014）。七十年代初以後，學校受到外在政治、社會經濟變遷的挑戰，漸漸遠離了創校理想，蛻變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與一般強調專門教育大學無異（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1981）。然而，創校理想從未離開過早期校友的視野。五十週年校慶之際，以「博雅教育」為口號，響徹校園地揭開教育革新的序幕，並創立了博雅書院。在這一波的革新浪潮下，通識教育也是重要

* 臺灣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環節之一。近年通識教育中心更成為推動改革的平台，透過全校通識課程的逐步革新，匯聚人文教師的集體認同，發動一場靜悄悄的校園革命。

本文在有限篇幅內，無法說明東海大學通識教育革新的方方面面，只能集中介紹下列幾個面向：通識課程的革新、課外活動的策劃，以稍事勾勒通識教育的新面貌。我希望不只交代「發生了甚麼事」？更願意說明這些事是「怎麼發生的」？去年一位教師來信表示：「我們正在寫歷史。」如果這句話有幾分真實性，那就讓我試圖描繪和解釋這些「歷史」創造出來的原委。可最為遺憾的是，我無法確切勾勒那些潛在而最為根本的因素，就是東海大學特有的人文傳統、校園氣氛。正是這些難以言述的氣氛，卻對這所大學起著最為巨大的作用，使得這些故事只能發生在東海而不是在別處。當然我們也深深明白到，若無個人或群體自覺不懈地努力，理想終究只是一個無法落實的幻影而已。

二、通識課程革新的歷程

（一）通識教學現場的反省：開設「經典閱讀」課程

細究起來，近年東海通識教育的革新，不是從教育理論的探討開始，而是從教學現場的反省開始。2003年，一位初登杏壇的教師開授一門中國近代文化與人物的課程，偶爾涉及文學經典作品，出乎意料地引起學生強烈反響。學生的反應，使這位教師開始懷疑資深教師的耳提面命：「通識課程是給學生常識教育，淺淺地教就好。」一學期尚未終了，這位教師認為自己犯了兩個錯誤：（1）低估了經典作品超越時間空間的價值。（2）低估了學生理解和體驗經典作品的意願和能力。接著，一門進階通識課程被規劃出來，內容強調的是更具深

度的閱讀、理解、思辨和寫作，同樣深受歡迎，成為一門口耳相傳的熱門課。幾年之後，這門課程被命名為：「經典閱讀：xxx」。起先部分教師擔心經典與學生距離遙遠，但學生的反響則適足以解除這份憂慮，並使教師們發現「教甚麼？」固然重要，「怎樣教？」或者更是主導教學成敗的關鍵因素。

從第一門課程的實驗過程，到一系列課程的開設，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演進。理由很簡單：如果一門經典閱讀課程大受歡迎，那為何不乾脆規劃出一系列來使更多學生受惠？具體困難卻是：課程師資到底從哪裏來？大學可以開出多少門這類課程？又有多少學生願意修習？在師資方面，東海通識中心不到十位專任教師，好在學校是綜合性大學，有文學院、社會科學院、法學院、創意藝術學院，這些專業院系教師是潛在師資。之後，經過一番審慎的個人性邀約，再轉變為相關單位之間的溝通協商，越來越多專業院系教師參與到經典閱讀課程的開授之列。兩三年下來，整個課程架構漸漸穩定下來。不過，寧缺毋濫，始終是一個基本原則。在不設定時間表的心情下，這一場通識課程改革呈現「有進有出」的狀態，在審慎把關中逐步推進。就系所參與度來說，中文、哲學、社會學三系，原本就比較重視經典閱讀，教師參與通識教育的比例最高。但是，其他系別也不乏樂意開授這種課程的老師，遂也興高采烈地加入教學行列。總體來看，廣義的人文教師對經典閱讀課程多半表示贊同，甚至相當熱烈地一起推動這場教育革新。通識中心發現自己成為連結乃至發揚東海人文精神的平台，通識課程則成為凝聚人文教師的場地。各系優秀教師參與開授通識課程，自也迅速改變了通識課程的形象，提升了校內聲望。而臺灣高等教育市場上流動的年輕博士，有一部分也被網羅成為本校通識教師。事實證明，他們不少人甚富教學熱誠，也具有相當學術涵養，對東海通識課程的品質提升貢獻匪淺。

（二）博雅書院核心課程：規劃「文明史」課程

東海通識教育醞釀課程革新的歷程中，2008年成立的博雅書院也在探索和建立自身的教育特色。博雅書院的經費來自校友捐款，一年錄取約一百二十位學生，提供特殊的課程及活動，以小班制為特色，重視「知識、實踐、態度」的融貫一氣。書院創辦伊始，通識中心有兩位教師協助籌備，隨後他們先後擔任通識中心主任。因此，某些教育理念在書院和中心之間流動，毋寧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其中，博雅書院的兩門核心課程：「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是書院教育長陳以愛的動議，經書院會議討論後確認，至今猶為書院核心課程。可是幾經人事變動之後，書院不再自行開設這兩門課程，改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及開設，由書院採認為「書院核心課程」。於是，通識中心規劃的「文明史」系列課程，邀請中文系、美術系、社會系教師開設，以「小班討論」搭配「大班講授」，成為全校通識教育的厚實性課程。

當初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規劃文明史和經典閱讀課程時，並無把握到底有多少學生願意修習？講授經典是否曲高和寡，甚至引起反對聲浪？不料結果令人欣喜，看來至少有部分學生願意接受挑戰，嚐嚐閱讀經典的滋味。因為授課教師人數漸增，中心決定把「文明史與經典閱讀」彙整為一個獨立領域，在課程設計上做厚實化設計，每班人數上限為五十人，低於其他通識領域的人數上限。「文明與經典」領域架構如下：「榮譽小班課」，就重大課題進行理論和現實對話。「文明史」提供縱貫性圖像，強調建立整體性視野。「經典閱讀」提供重要文本，進行閱讀、討論和寫作訓練。2014年9月，這一新領域正式確立，每學期大約開設四十門課程，讓學生自由修習。

(三)「文明與經典領域」課程舉隅：以2014年度第1學期為例

2014年度第1學期，東海大學通識文明與經典領域課程

通識：美與簡	葉芳栢
通識：生命與死亡：生物學及哲學的觀點	胡承波 史偉民
通識：島嶼寫作	黃崇憲
通識：中國知識人的大學論	陳以愛
通識：日本知識人的大學論	陳永峰
通識：亞洲宗教：從文化視角看	Randall Nadeau
通識：猶太文明與反猶主義	鄧元尉
通識：西方思想與文明：工業革命至後現代	鄭志成
通識：亞洲藝術與文明：史前至中世	吳超然
通識：飲食與文明	邵美華
通識：技術與文明	王柏偉
經典閱讀：道德經	劉見成
經典閱讀：論語	馮以堅
經典閱讀：《論語》今讀	趙剛
經典閱讀：孟子哲學	林久絡
經典閱讀：莊子	馮以堅
經典閱讀：史記	朱岐祥
經典閱讀：傳習錄	林久絡
經典閱讀：紅樓夢	洪銘水
經典閱讀：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	陳以愛
經典閱讀：徐復觀	蔡家和
經典閱讀：源氏物語	蕭幸君
經典閱讀：柄谷行人	廖欽彬
經典閱讀：舊約聖經	黃業強
經典閱讀：柏拉圖	俞懿嫻
經典閱讀：理想國	姜文斌
經典閱讀：莎士比亞	蔡奇璋
經典閱讀：盧梭：他的世界、他的浪漫	柯義龍
經典閱讀：亞當斯密	陳永峰 曾耀鋒
經典閱讀：托克維爾	陳永峰
經典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	張一中
經典閱讀：尼采	嚴瑋泓
經典閱讀：佛洛伊德與卡夫卡	林峰燦
經典閱讀：布伯與赫舍爾	鄧元尉
經典閱讀：伊里亞斯《文明化過程》	張義東
經典閱讀：高達美論策蘭	蔡偉鼎
經典閱讀：高夫曼《污名》及《精神病院》	阮曉眉
經典閱讀：傅柯《性經驗史》	黃宏昭
經典閱讀：布希亞《消費社會》	林薰香

中心課程委員會未規定此一領域為全體學生必修，是基於幾點因素：

(1) 全校必修課程需要龐大成本支持。(2) 強迫修課可能導致學生心理抵制。(3) 部分教師對經典教育猶抱疑慮。故此，這一領域暫訂自由選修，以觀後效。

(四) 課程改革的擴大：人文精神貫穿全部課程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近年東海通識教育的課程革新，不限於文明與經典閱讀領域的成立。然而，這個新領域的規劃和擴大，起了火車頭的帶動性作用。通識中心生氣勃勃的討論課程革新，其面向延伸至全部通識課程的重新規劃。中心課程委員會漸漸趨近一個看法：人文教育的理想，是東海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這樣的精神和關懷，應融貫進通識四大領域課程之中：「人文」、「社會」、「自然」、「文明與經典」，沒有任何領域可以自外。但理念如何成為現實？主要仍得倚賴教師的素養。一所學校擁有多少位人文教師，就能有多少人文教育的內涵。否則，一切流於口號。我們明白世事不可強求，願意與全體老師分享看法。任何一所學校都難以期待完美的課程，但若擁有一定比例的人文教師，認真的學生自會找到成長的契機。

三、師生跨系對話，讓人文蔚然成風

(一) 角落習齋：人文生活的想像

近年東海的通識教育革新，已不止是課程面貌的變化，而更延伸至教室以外，發生跨系教師自由連結、跨系學生自主結合的新樣。一開始，許多活動的醞釀，發議於校園附近巷弄裏的咖啡館，繼而轉移到學校院落的「角落習齋」。時至今日，角落習齋成為東海人文生活

的代名詞，成為師生聚集聊天的場所，也是各式沙龍、座談會舉辦的地點。海外來訪的學人不少到此做過演講，對這個小空間也留下深刻印象。的確，角落習齋裏，師生或坐或站，或聆聽，或沉思，或激辯，或首肯的生動畫面，構成許多東海人大學生活的難忘回憶。

說明一下角落習齋的出現原委，或許也是不無意義的事。兩年前，通識中心所在的唐式院落一樓轉角處，有一處名為「角落習齋」的空間，因為某個計劃結束而經費無著。最後主事者決定，把空間交由文明與經典領域課程委員會規劃，但未能提供經費補助。七位課程委員來自不同院系，親至現場勘探之後，認為這裏適合作為自由聚談的場所。然而，空間的日常經營需要兩個條件：（1）需要建立一個學生社群，成為角落習齋的「掌門志工」。（2）需要舉辦定期活動，涵養師生對話的理想氣氛。七位委員推舉社會系鄭志成老師撰寫旨趣，闡述大家對人文生活的想像。鄭老師執筆的宣言，為後來的系列活動提出一個饒富意味的名詞：「人文三缺一」（閱讀、思考、寫作 + 對話），強調大學師生對於對話生活的渴求。¹

鄭老師的宣言也強烈批判當前大學教育的績效主義，呼籲應當回歸人文生活的日常性。他認為人文生活應是日常生活，教師、學生、經典、對談，從容自在之步調，是大學生活中最為珍貴的核心價值。我們的經驗是：課堂容易流為一言堂，角落習齋的夜間聚談，是想恢復大學教育的本質。為了實現這一種人文生活，需要一個「不想被稱為活動的活動」維繫大家。接著，七位課程委員義不容辭地擔任各場沙龍講員，並在每學期終了聚首一堂，給「活動」來個熱鬧而溫暖的結束。因為七位老師都執教通識課程，各具獨特的人格魅力，慕名而

1 鄭志成老師的宣言，以及角落習齋的活動報導，可參考：人文三缺一（n.d.）。

來的學生不少，為角落習齋維持一定的人氣。兩年下來，人文三缺一風雨不改地定期舉行，幾乎每一場次都吸引相當人潮，儼然成為今天東海人文生活的象徵。

（二）別開生面的各式活動

人文三缺一的成功經驗，使性質相近的活動先後登場。人們發現角落習齋的狹小空間，有助拉近人與人的距離，特別適合小群體互動，在此醞釀和保存人際溫度。試列一下2015年春季活動表，可以說明通識沙龍的活力：隔週二中午是通識茶敘或講堂；週二晚上是神學沙龍，週三晚上是哲學讀書會，週四晚上是人文三缺一，週五晚上是宇宙沙龍。此外，還有不定期的課外講堂，邀請海外講者前來分享。如此算來，每月舉辦的通識知性講座或沙龍，平均約有二十場之多。這些活動對全校師生開放，更具跨系交流的特色。而且，角落習齋平時是作為學生自習空間，由「掌門志工」管理。「掌門志工」皆招募而來，成員來自不同科系，為了共同理想而聚集在此，成為活動的策劃者及參與者。這些學生的特色是普遍熱愛通識課程，傾向跨系所修課，不少人有雙主修或轉系紀錄，是校園中富有活力的學生社群。

當跨系教師社群和學生社群漸漸形成，展開活潑多樣的對話之後，很多活動自然而然地誕生。這種由下而上的特性，自是師生自主精神的展現，使活動跳脫「官辦」性質，得以避免各類制度規範。舉兩個例子說明：「吳德耀人文講座」是學校為紀念前校長推行通才教育的貢獻而設置，2012年第十一屆邀請林毓生教授蒞臨演講。當時，文明與經典領域三位課程委員隨即發起，由社會系和通識中心合開一門涉及自由主義的課程，讓學生熟悉林院士的講題內容，向前輩學者致敬。講座舉辦前一個月，七位課程委員又發起「知識人與大學」系列座談會，作為暖場之舉，把講座氣氛推向最高潮。2014年適逢吳前

校長逝世二十週年，文明與經典領域課程委員會又提議在暑假7月舉辦五天四夜「暑期通識營」，由高承恕教授擔任主講，另邀李猛和周保松兩位年輕教授帶領經典導讀，並配置四位年輕教師帶領小組討論。這種暑期通識營是一項創舉，匯聚來自各系的四十位學員，展開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學等多面向交流，師生十分享受這次別開生面的學習方式。

（三）推廣通識理念，何妨鋪天蓋地

然而，本校通識教育面對的絕大考驗，乃在學校畢竟已是一萬七千人的規模，如何使人文之風吹拂全校？使師生都能認識及認同通識教育的價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校園氛圍的全面形塑，必須倚靠鋪天蓋地的宣傳，善用網路工具，尤其需要積極向新進老師和學生說明，務求通識教育的理念深植人心。2014年夏天，東海通識中心成立推廣工作室，招募學生擔任文案寫作及美術設計，擔負各種活動和課程的推廣工作。工作室成員對通識教育懷抱熱情，積極規劃各式各樣的宣傳活動：成立臉書（通識在東海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e.inthu/timeline?ref=page_internal）、設計海報、發行電子報、特刊、撰寫學校頭條新聞等，適時介紹和報導最新活動。同時，通識中心和學務處、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也緊密合作，為新生大學入門活動舉辦「通識講堂」，為新進教師舉辦介紹通識的說明會。我們相信師生一進入學校，如果就能認識通識教育的意義，未來的校園生活必將更為豐富，更加富有人文氣息。

（四）展望未來

我們對未來有兩點展望：第一，在這個技術時代之中，人文教師在大學校園中的影響力，應更積極透過公共輿論的創造，來盡其帶

領、啟迪乃至警示的作用。新技術如臉書的運用，使公共輿論可以跨越教室和閉門會議而形成，這為大學師生預備了更為適切的對話平台。第二、在亞洲人口迅速老化的趨勢中，大學通識教育應不止是面向年輕人，還應考慮中老年的龐大人口。要如何鼓勵那些富有生命經驗的中老年人首度踏入或再次回到大學教室，聆聽哲學家的愛智之言，藝術家對情感昇華的吟唱，歷史學家對古今之變的感喟，是一件饒富意義的教育事業。

四、學生到底從通識課程學到甚麼？

到底要如何評量學生修習通識課程的成效？這一直是許多教育專家關心的議題。於是各式質性和量化問卷設計出來，為的是瞭解學生的實質收穫。在此摘錄2014年參加東海首辦「暑期通識營」的四十位學員報名資料及營後心得，作為考察東海通識教育革新成效的參考資料。這些學員多半修習較多通識課程，對通識教育持有正面看法。他們不足以代表全體東海學生，卻可以說明通識教育可以對學生帶來怎樣的影響。

（一）對通識課程革新的感受

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學生：「大學的前兩三年，我接受著專業的訓練，就像職業培訓所，知道自己在學些甚麼，卻不知道為甚麼要學習這些，這些似乎可以成為未來生活的技能，但對於人類文化的複雜、奧秘沒有更廣泛的瞭解，……直到大四，我深刻的感受著通識教育的變化，通識課不再是營養學分，與以往不同時有更多的要求，但這要求卻是吸引人的，因為這些要求是培養一個人成為更好的個體，而通識課對我的意義開始變化，是開始試著去解答自己對高等教育，

對生命中的種種疑惑，更進一步去培養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

「我認為我有兩個大學生活，……。通識課在我的印象中，也有兩個不同時期。一個是過去有很多課，但沒有甚麼可以吸引人，甚至處於大家挑營養學分修。另一個是近幾年通識教育的改革，越來越多經典閱讀課，讓大家慢慢脫離營養學分，認真看待通識課，甚至勝於系上專業課，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但我就是如此。」

社會學系三年級學生：「我覺得這一年多來學校的通識課程改善很多。在這一年多以來，通識教育中心所開授的課程內容，開始融入更多探討跨領域相關的知識，加上參與通識課程的老師，高比例願意貢獻教學熱忱，使得整體氛圍大大有助於學習品質。我認為，通識課程的設置，便是貴在當同學對於專業知識以外的課程有興趣時，能跳脫其他學系主必修課程的限制，從而能較無阻礙地依興趣學習。而這是『興趣學習』，絕不是『輕鬆與毫無負擔地學習』；一個毫不需耕耘便能坐享其成的知識，是無法體會箇中樂趣的。我認為通識課係可以富有深度的，而且是一種蘊含豐富思維下的深度。因此，我個人認為，通識課程於執行層面上的授課難度，往往是高於專業領域課程的；但這種開放各學系同學、各領域知識參與的課程，又正是通識之所以為『通識』之所在。」

（二）跨學科學習的收穫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三年級學生：「在我升大學之前從來沒有經驗過『美學』、『哲學』這些東西，他們對我來說都是如此地遙遠且陌生。但在三年前的暑假，我第一次跟哲學有了接觸，那時候我發現原來哲學並不是一門門檻很高的學科，但是其中的奧義卻是無限大的。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固有領域所感受到的感動，從那時候開始我漸漸地開始注意過去我未曾注意過的學科，無論我是否有接觸過或者在其中

是否遭遇到挫折。……在我的大學生活中，我看到了與過去不同的世界，我涉獵的不單單只有系上所教的東西，我走進了物理的殿堂，踏進甲骨文的世界，走入亞當斯密的思緒，我看到了這個世界有很多人用著不同的角度再看他，進而更豐富我的大學生活。」

中文系四年級學生：「我修習過很多的通識課，……修通識課，到底能給我甚麼？我想，那就是，一，認識其他學科的語言、樣貌，進而瞭解。二，成為整全的知識，進而讓自己成為整全的人。三，建立某群人的集體性記憶，這可能是東海人或者是東海某群對知識有熱忱的人。我修通識課是開心的，因為通識給我很多東西。並且在個人體驗上，我讓自己走向未知的旅程，實際上就是冒險的旅程，而這是很能滿足我的好奇心的。所以我喜歡上通識課，而雖然自己要畢業了，但也很期待之後還會回來繼續旁聽其他通識課程。」

財務金融系三年級學生：「學科之間存在著壁壘，而且往往比你想像中的要高要大。我是明白這個道理，但每次我體驗到的，好像都超出我的設想。……很多時候，我們其實都只待在屬於自己專業的領域中，並且對當中的知識深信不疑，很少有機會能夠踏出來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在不同科系之間的隔閡才會那麼深。」「每次如果有人問我修過甚麼課，我總是打趣的說自己像個旅人一樣，從管理學院走過創藝學院，現在又踏進文學院。現在仔細想想，自己上過的通識課其實還真不少。……乍看之下，這些東西並沒有對我的生活起太大的作用，但在某次的談話中，我想起了哈姆雷特的名句，還有講到音樂與樂器時，我也能插得上幾句話。許多諸如此類的例子，我就知道這些課程似乎在我身上有了某種潛移默化的功用。我想起了之前讀過的一篇文章曾講到支援意識的重要，我們學了很多東西，而在我們每次碰觸不同領域時，曾經學過的，就會成為支援意識，我在想，這些通識課程對我來講是不是就是如此？」

生命科學系四年級學生：「我在四年級開始修與哲學相關的通識課之前，我的思想過程很多時候都是雜亂沒有條理或邏輯的，在開始認識一點哲學後，很多的哲學問題讓我驚訝，我才知道過去某些曾經閃過的飄忽想法，那些都是可以被討論與辯證的。我在修課的過程中嘗試著去學習哲學思維問題的方式，問題可以被解構成的不同層次，每個辭彙能夠代表的意義需要被清楚定義……等等，這些過程使我重拾學習的樂趣，並讓我在這年收穫良多，相較於以前自身的思考能力有所提升。」

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剛開始對於已不熟悉的生物課還有些不安，但聽到老師在科博館任職後就變得期待與興奮了。……這門生物課並不如擔心中的艱澀或無趣，反而就像小時候在科博館所體會到的探索世界的驚奇感。不過這些驚奇感在課堂中看過盧貝松執導的生態紀錄片——HOME——之後卻轉為了絕望。鏡頭下美麗的地球在人類足跡經過後都變得污穢醜陋，這比所有在社會知識中感到的焦慮不安，以及面對社會現況的徬徨無助，還要令人絕望。長時間關注於人文的世界，特別是我又從小生活在城市裏，很容易就以為人類是世界的全部，以及我們真的是萬能的，卻忘了是甚麼孕育我們的生命，忘了我們的命運與整個生態係緊密的交織在一起。韋伯說資本主義會延燒到燒光地球上的最後一噸煤，其實這也是以人類為中心的說法，世界末日本是我們自己選擇自己的命運，可是還有好多其他的生物在我們的末日來到前就已滅絕，承受著我們對於地球所犯下的種種罪惡。」

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最喜歡的是看到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們交鋒，雖然每每驗證了跨學科交流不是件容易的事，可卻是避免在自己熟悉的領域裏鑽牛角尖的最好方式。專業的學科分工長期下來難免僵化，每個系所都有各自的獨特氛圍，各自關注的核心問題，各自慣用的思考方式，甚至各自的語言。這些平時根本就不會注意到，但當

不同專業的人解讀同一文本時就會清楚浮現，發現彼此在乎的部分和思考的問題可能完全不同，並發覺可能原本找不到出路的困境，只要換個角度或思考框架就迎刃而解了。我想這也是通識教育之所以重要之處，只有不斷的交流才能讓眼界和心胸開闊，發現更多可能性。」

財務金融系三年級學生：「走出了自己的系，見到了不同的人，你才發現對待同一件事物，每一個人每一個系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看法與見解，而甚至某些你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在不同的想法下可能屆時面臨許多挑戰。這很讓我驚訝，原來自己原先所處的領域，也只是廣袤世界的一隅而已，直到這時候才知道大學的廣大，還有自己與單一科系的侷限，很是讓人訝異，但同時卻也讓人覺得有趣，在經歷對於同樣一個議題的意見交換與討論之後，自己的眼界與內心好像突然開闊了，雖然在這過程中間，有可能遇到一些小挫折，像是自己的意見無法被接受，或自己無法將概念表達得更好之類的，但我們也從中間的種種來學習，而在這種交流之中，我們也認識更多不同的觀點。我對此是感到有些興奮與期待的，這對我來講有點像是旅行者或者探險一樣，不過卻是在內心與思考中探索，會遇到甚麼你不知道，不過能肯定在這過程中間，你又進步了一點。」

（三）經典閱讀的體驗

企業管理學系一年級學生：「記得第一次上課，老師便開宗明義地說，這堂課中所選的文章，至少都讀三次。……第一次讀到一半我便闔書，舉雙手投降，隔幾天後又把它拿出來讀一次，突然很神奇地變得順了，也許是環境、也許是心情，種種不明因素的改變使得我對文章產生了變化，又或像拼圖拼出了邊框，再來就變得相對容易。這種讀書態度，是一種讀書方式，也是一種對於作者的尊重，現在對於自己本科或是自己所欣賞的文章，會要求自己達到閱讀三次的基準。」

生命科學系四年級學生：「這學期聽了些與哲學相關以及通識經典閱讀的課程，發覺能夠有機會一聽老師們講述這些經典文本，是件相當充實且滿足的過程，除了獲得了從來不曾聽聞過的思維與觀點之外，上課念書可以不只是念書而是一起讀書，透過老師的引導，在這些文本中可以看見自己閱讀時無法得知的背景與內容細節，經典當中重要的部分不只是文本的主題，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些主題是如何被提出、被思考和經過甚麼樣的反覆辯證，然後成為我們所知道的經典。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與我在修習我的專業科目時完全不同的學習樂趣，在學習閱讀這些經典的課堂上，一個個曾經閃過腦中的想法被文字具體化，有些粗糙的想法變成了真正可討論的並嚴謹的解構再分析，透過這些不斷的思考與延伸，使我自發的會想去知道更多相關的知識、試圖去瞭解更多我所不知道的部分……。」

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學生：「在研讀文本的過程當中，這些相當好的文字與意志重新燃起我對知識的渴望。最初，我僅因其良好而崇敬之；前人的語言及思想洗滌了我過去積累的諸多劣習，也引發我幾乎無所求、無目的的好學。接著，我逐漸明瞭他們以文字流傳思想的意志——儘管他們彼此間對人或社會的假設存有諸多差異，但都對人與文化保有高度的關懷。在與這些人數、聲勢皆難敵大眾的前人對話時，我也似參與了一小段任重道遠的文化工作，並受到這份意志的感召。關於我對各種生命活動的解答，我無非是想知道我為甚麼而活、應當如何活。文化或歷史沒有提供解答，而是有相對完整的問句，以及諸多前人的嘗試回答；它們都有能力使我們活得更好、更有意義，也使我能以較緩和的姿態來思考我所察覺到的問題。」

法律學系四年級學生：「沒有那樣被短視的現代人所輕視的經典，則人類不會有今日在知識上的成就，也因為人們漸漸將這樣的成就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人不再全面地思考，不再有整體觀、不再

有文化關懷，而我們終於看到今日世界虛無的面貌，以及感觸與思維能力麻木的現代人。我想，這也是通識教育的意義所在。我們追索過去，不是為了某種崇古的慾望，而是對於經典以及恆久的問題的重新關懷，和立基於當下的自省，如果缺乏這樣的自省與關懷，我們就是中空而浮動的軀殼，只為眼前的短期利益和慾望亢奮不休，最終也是陷入某種無法自外其身的循環，但在這樣講求實際效益與效用的現代社會，Think big只會被嘲笑為一種打高空唱高調的理想主義。不過，無論這些嘲笑如何浮濫地充斥於各個地方，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舉凡人類精神、文化、意義的荒蕪與喪失，他們都將顯得蒼白無力。」「東海大學是我對於經典與思想重要的啟蒙地，……一本書的累積，使我感到自己愈加的不足與淺薄，這使我更加謙卑地爬梳我所未知的西方經典與思想的理路，但我也歡悅於閱讀所帶來的知識上與精神上的成長，希望未來還能繼續在閱讀的道路上盡情奔馳，樂此不疲。」

（四）小班制的學習

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學生：「在東海修習通識課是辛苦的，但回頭來看總是收穫滿載，或可說是個再一次選擇的過程。……課堂裏，大量閱讀文本、每週的撰寫memo和小班制度導論課，是我以前幾乎沒有的經驗，他逼迫我每週去閱讀、去思考、去對話，也許對某些人來說會是容易的，但對一個以技術與職業導向的科系學生來說，筆動、翻閱書籍和找尋字裏行間，作者心靈、時代脈絡或意識形態的韻意，好比是再一次的重新讀起大學。」「記得當時加上老師，班上人數不超過十五人，課堂中或下課時，老師帶著我們散步、看看東海、逛逛書店，彼此間的談天與交換生活經驗。……在這裏，我學習的不僅是知識與學問，更是透過一名老師的典範，我知道應當如何

讀書、如何思考、如何對待事物與如何生活，如何成為自己生活中的主宰者。」

統計學系四年級學生：「在我的小小世界裏，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衝擊。看著大家在對話裏，不斷的思考、提問、反駁，不為了甚麼，就只是在尋求知識上的真理。坐在其中靜靜地觀察著，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感動，因為在場中的每一位都是像是一本本的書，記著各種故事，有的是百科全書，有的是某種專書，無法單從封面知道書裏藏著甚麼精采內容，可以試著從推薦序裏面瞭解，也可以從朋友的口中知道這本書的精采之處，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打開閱讀。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各種看法，磨合之中，找到自己滿意的想法，我也在一旁聆聽吸收，學習進入各種的脈絡中，找到真理，訓練自己在未來也可以如此侃侃而談，並非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研究。」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三年級學生：「同學們上完課程後，不懂的問題會先私下討論後再一起詢問老師，而且問老師的問題會越來越深入，即為熱切地想解決自己滿腦的困惑。這樣的學習具有傳染性，路過的同學也會停留下來一起聽，深怕自己錯過任何一個重要議題。在討論課程中，時常會碰出激烈的火花，每個人都很想表達自己的想法，除了表達想法之外，更想讓自己的想法被理解或認同，當有人提出異議的時候，有些人會導正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則會更再清楚地重述自己的觀點。……平時在系上的課程中從沒體驗過討論課，同學們在上課時也不太發言……。此外在系上也鮮少遇見下課後，老師身邊會被同學們包圍著詢問上課所產生的疑惑，我想這便是好奇心所造成的現象。」

（五）師生對話的渴望

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學生：「我特別體會到一種在學習當中的師

生關係：一個好的大學教師，他首先至少得要是一個不錯的知識人、讀書人。他可貴的，不是對台下展示出課堂範圍內的所有知識，或能解答課程範圍內的所有問題（倘若這是可能的）；而是為學生指引那通往偉大心靈的途徑。」

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真心喜歡目前在東海遇到的每位老師，可惜多半只能在課堂上聆聽老師講演，要在課堂外親近老師並不容易。雖然老師們都很友善，但也許是因為心裏的景仰而有了疏離感。漸漸的也認為大學裏的師生關係就是疏離、制式、僵化的，直到發現了角落習齋。小小的一方天地守著大學的本質，來到這裏的人們不為學分，不為文憑，沒有點名，沒有評鑑。僅僅是渴望知識，好奇書裏的世界，想與老師和同學們交流想法。很感動也很珍惜這樣親切的一群老師，全心的奉獻給知識和學生，不求實用目的，只憑理念和作為，因此很希望有機會能更深刻的領會教育的初衷。」

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學生：「我總覺得校園裏的人心很浮躁，……角落習齋的存在，……每週的人文三缺一都好像在改變這個校園的甚麼，比起過去，開始覺得人開始變得平靜，有一種我們心目中理想大學的樣貌出現，那種樣貌並非職業人才的培育所，而是培養知識人的地方。……我發現身邊的朋友不論甚麼科系竟然都開始讀起康德等經典，開始靜下來閱讀，開始對生活有另一種反省，我覺得這是一個種子，會慢慢開花。」『人是永遠不能沒有孤獨的時刻，人需要以孤獨創造思想，以體認人生。但人之為人，人之成長需要靠頭腦與頭腦，心靈與心靈之相遇與對話。』我覺得這句話，是我在大學最後的體認……。」

哲學系四年級學生：「在大四開始接觸人文三缺一之後，慢慢的增加了自己在學校內接觸其他科系的老師和同學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藉由與不同背景的人激發自己從新的角度切入舊思維，實在是一件很過癮的事。而且這學期（大四下）又多了一個神學沙龍，

其中請來了許多不同學校或校內不同學科的多個老師，到場提供自己對於特定文本所涉及的神學的、非神學的議題。而在加入在場來自各個不同科系有信仰的、無信仰的同學們、校友們，一起提問、討論之後，雖然不是每次都必然會有激烈而燦爛的火花發出，但也總是讓人感受到一股新的可能和新的氣氛正在校園醞釀之中。」

社會學研究所五年級學生（人文三缺一策劃人）：「對我而言，閱讀與思考是非常個人的事，畢竟理解與否只有自己最清明，然而，從我偶然進入書本世界的經驗中，在不同階段一直存在著許多的對話者，無論是學長/姊、同學，於是，讀書雖個人，思索卻往往觸發於對話與交流之中，在聆聽、理解、表述、捍衛申辯之間，而正式透過這些往返互動，我才能更清晰地意識自己的思考，觸碰自我的思維侷限。因此，我……希望能享受其中，享受那些在知識追求的過程中會發生的一切，享受衝突與岔路，以及更重要的，享受自身所堅持與立足之處。」

（六）通識教育的核心價值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四年級學生：「我認為通識的價值核心，……我們在大學會接觸到無可比擬的知識深海，每一個學科都是一個廣闊的宇宙，等著我們去探索。但是，有些偉大的事物、意識、或是概念會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被忽略，通識教育的目的是不要讓這些東西被遺忘。再者，這些問題從來不是一個科系的人就能回答的，他應該是所有的人都願意討論的主題，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重新讓大學開始討論那些被孤立的問題，如此這般，這些問題才有被回答的可能。」

哲學系四年級學生：「通識教育的核心關懷為何？我目前想到的是為了生活。生活的人有兩種區別，一是自己，另一是群體。前者是因為讀書的影響是直接作用在自己上，那麼最初人應該是為了甚麼而

讀書？以一種健康的心態而言，讀書是為了學習如何生活。至於，後者的原因是現在是處在學科分化、專業分工的時代，有甚麼是不同專業的學生需要共同學習的問題？那就是為了學習如何共同生活。不只是從經典中學習，當人們參與同一堂課時便在學習如何共同生活。最後，就讀書作為來說，越是花費時間在其之上，就越是影響生活。」

「為甚麼要提倡通識教育，在此之前我認為通識教育是為了生活，分為個人層面與群體層面，個人層面是學習生活，群體層面是學習如何共同生活。在聽到李猛教授學思歷程中提到，通識教育是更基礎的教育，我以為是指所有各門專業都必須學的。於是提倡通識教育在道理上出現的力量，有著非如此不可的意義。」

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學生：「所謂通識，最初始不過是要試圖追求一種學科分化後的重新整併，也絕對不是現代各專業分工之下求合作之所謂科際整合。通識所要講求的通，是在描述這好些門學科最源頭的那思想大源；至於，無論是各學科或是其所使用的方法，皆是來自這大源的枝枝節節（無論或粗重或細微，甚至枝節不斷受斬斷而又間斷地復生的）。那麼，它所要求的條件，若以為學的方法或心態這種較實用的角度來說明之，該是如何呢？我至少不能肯定以那末端的方法來上溯之，無論其是先進、大行於市，又或便捷於取得些成果的所謂某種學術。因為，求學並非流轉於這些末段附近的枝節便可有所作為的；並且，儘管學問也寓居於最日常的事物中，但要接近那思想大源，為學者本身須裝備一些東西，才可能看出它或做出更多。若希冀它能平白、輕易地主動來到人面對，或突然地由人身上竄出，那便是種僭妄，彷彿可隨時就地另起爐灶一樣；又彷彿人最終可甚麼也不依賴地僭居創世、造物之位。」

最後再引用一位才剛畢業一年的政治系學生來函，他是在校最後一年才經歷通識教育的變化。2014年底這位同學給我的一封信上，侃

侃而談通識課程對他的作用，他這麼說：「重新審視通識課程帶給我的影響，我突然意識到時間才短短兩年，各方面的改變我內心非常明白；但才兩年的時間，我現在就想看成果似乎太早了。我希望以25歲當個起點，過個幾年35歲再回頭看這段過程的變化。」我認為這位校友點出通識教育的獨特性所在，此即這種教育將在更長的時段中才愈益顯出其效果。至於那些在學期間就認真修習通識課程的學生，已能清晰描繪自己的內在變化，我們自然可以期望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段中，繼續見證他們的成長。²

五、結論

回顧人類的歷史，每一次教育革新的發起，都是一次對無活力心智狀態的反抗。通識教育的每一次復興，便都是一次心靈的復甦，希望再次整全地看待這個世界，再次幫助學生看待這個真實的世界。在高度專業化、功利化的時代裏，它無疑是逆流而上的旅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歷史上任何一次教育革新，都必然以濃烈的理想主義精神作為驅動力。因此，一所大學是否鼓勵及存在理想主義精神？泰半決定了通識教育在這所大學中的地位。但在懷抱這種理想精神之後，如何深具現實感地解決各種困難？如何在特定的學校中，找尋和集結志同道合的人？如何找尋新方法、新工具？每一個大小細節都決定了每一場教育革新的成敗或樣貌。在這一個過程中，每一所大學都尋找自己獨特的路徑，沒有一套可以複製的版本。通識教育工作者深深明白到，教育革新是眾人共同譜寫的歷史，其間藉由無數杯咖啡下肚、無數通電郵往返、無數次會議討論協商，一日復一日地累積和轉化……。

2 清華大學陳舜芬教授曾訪問十六位早期東海大學校友，追蹤通才教育對學生帶來的長遠影響。請參考：陳舜芬（2000）。

對東海大學而言，已故練馬可教授（Professor Mark Thelin）留下的一句話，始終鼓舞他們以創造性態度面對大學教育的前景：「任何一所領導性的大學，都必須不斷置於革新和重建的過程，時時致力於把舊有中最好的與創新中最好的結合在一起，以達成教育的目的。」（練馬可，2013，頁66、70）。2015年是東海創校六十週年，通識教育在「毋忘初衷」的口號下，會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們不敢或忘學校奠基者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在創校十週年時對全體師生的勉勵：「只有在東海能提供給學生的不只是表面的四年教育，我們所費的心思、勞力及灌注在它身上的愛，才能開花結果。」（芳衛廉，1995，頁59-61）

參考書目

- 人文三缺一（n.d.）。擷取自<https://zh-tw.facebook.com/humanistic.lifestyle>。
- 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1981）。《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臺中：東海大學出版社。
- 芳衛廉（撰），文庭澍（譯）（1995）。〈教育的目的何在？〉。載於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頁59-61）。臺中：東海大學出版社。
- 陳以愛（2014，11月1-2日）。〈毋忘初衷——東海大學通識教育的理想和實踐〉。「21世紀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危機和展望」會議論文。
- 陳舜芬（2008，6、9月）。〈東海大學早期實施的通才教育及其啟示〉。《通識教育季刊》，第7卷第2、3期，頁5-46。

練馬可（著），徐錚（譯）（2013）。〈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載於《相思林裏的練老師——一位信仰的實踐者》（頁65–75）。
臺中：自印本。

